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熊遠

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初爲縣功曹，郡辟文學掾，察孝廉不行。郡又辟功曹，州又辟主簿、別駕、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將軍。元帝爲丞相，引爲主簿，轉參軍，又轉從事中郎。及卽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還侍中，出補會稽內史。王敦舉兵，徵拜太常，敦引爲長史，尋病卒。有集十二卷。

廣昌鄉君喪宜廢冬至小會表

案禮，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鄉君喪殯日淺，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乎？冬至

唯可羣下奉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晉書禮志中元帝姨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又見通典

八十一

百四十七

聞北陵被發上疏

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者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案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于往日惡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晉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謳吟思德于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晉書熊遠傳元帝作相列

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將軍家迹上疏

上疏諫親征杜弢

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降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克平南荊，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也。晉書熊遠傳，遠轉丞相參軍，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上疏

因災異上疏

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

喻臣聞于天道微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乘粃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脩戎事陛下憂勞于上而羣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色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沈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

賢、漸相登進、仕不賴官舉、寵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舉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辨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墾上書、武帝擢為屯西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于疏賤、用刑先于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于仄陋、舜拔賢于巖穴、姬公不曲繩于天倫、叔向不虧法于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于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于屠釣、聘耿介于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

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此官得其人之益也晉書熊遠傳遠爲御史中丞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

奏請議獄皆準律令

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案法蓋粗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

破成法傲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四元帝為丞相時主簿熊遠奏云云

建議勸農桑

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良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晉書熊遠傳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

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議

謹案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返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于是觀禮公與

國同體。夔容未欲。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于既往。恢霸業于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樂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如矜黎庶塗炭之困。已廢撤悅伎樂之事。謂宜設膳。已賜羣下而已。晉書熊遠傳。通典一百四十七。建興元年十二月。主簿熊遠議。

諫吕尚書令荀組領豫州牧啟

伏見吏部。已太尉荀組爲尚書令。復令豫州牧。自三代已來。未聞已納言之臣。而出領牧伯者。組朝之素望。識了舊典。不應處外。初學記十一。通典二十二。

論親死賊中啟

父母死河北賊中。如喪國平陽。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跡所及。

可往而不往，非以篤孝道也。詩人喪馬，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闕。通典九十八

辛謐

謐字叔重，又字處道，隴西狄道人。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不起。永嘉末，以為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劉聰陷長安，徵太中大夫，不受。歷石勒、石虎，並不應辟命。冉閔僭號，徵為太常，不食而卒。

遺冉閔書

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

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喬松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晉書隱逸辛謐傳又見十六國春秋十九

孔衍

衍建興初爲從事中郎

顏含周喪嫁女議

郊立已未嫁成人降其旁親已明當及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縗之中可嫁女學者多昧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通典六十劉隗上言王籍周喪娶主簿江啟又言顏含周喪遣女從事中郎議主簿孔衍議

孔愉

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吳平還洛後還鄉建興初年五十始應元帝召爲丞相掾仍除騎馬都尉參丞相軍事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建武初長兼中書郎大興中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明帝時拜御史中丞遷侍中成帝時爲太常徙尚書

轉尙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遷左僕射後爲尙書僕射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出爲鎭軍將軍會稽內史致仕咸康八年卒年七十五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

重表讓稟賜

臣以朽闇忝厠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彊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師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晉書孔愉傳咸和八年詔給左僕射愉以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

奏日蝕伐鼓非舊典

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

也。案尚書符、若日之有變、便擊鼓于諸門、有違舊典。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一

又通典七十八作有司奏

爲舊君服議

應從弟子服師之制。昔夫子既喪、門人若喪父、而無服、弔服加麻、今縱不能爾、自宜三月、加以縗絰、未聞深衣之制、白袷布衣、是今之吉服、君弔其臣、猶錫縗、況臨故君、而可奪情服乎。通典九十

孔汪

汪字德澤、愉子。孝武時、累遷至侍中尚書、太常卿、出爲征虜將軍、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太元十七年卒、有集十卷。

四府君郊配議

太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誠以世數尚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

推此知既毀之後則殷祔所絕矣宋書禮志三太元十二年詔議朔堂郊祀太常孔汪議

荅范甯問

范甯問孔德澤云甲無子取其族子乙爲後所生父沒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歸本家後甲終乙當有服否若服當制何服孔荅曰代人行之侶當無服繼母嘗爲母子既出服周推此粗可相況通典九十六

范又難必當有服未辨服之定準云繼母既出服周此理所由爲分明釋耳孔又荅云繼母出爲服周是父沒而嫁賀循要記亦謂之出當已捨此適彼不獨在嫁可已意領故不必繼于本也同上

孔安國

安國字安國愉第三子孝武時爲侍中太常安帝時再爲會稽內史遷領軍將軍領東海王師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殷祠啟

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得吕烝嘗而無殷祫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吕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脩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于寢今不設別寢既祔祭于廟故四時烝嘗吕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祫吕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于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吕限月成慙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吕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于應寢而修意所未譬宋書禮志三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啟云

又啟

范泰云今既祔遂祭于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

不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于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爲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啟不允即當責失奏彈而愆慢惰稽停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 宋書禮志三

孔坦

坦字君平愉從弟元帝爲晉王以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免明帝時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成帝初遷

尚書左丞蘇峻反爲陶侃長史峻平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免尋拜侍中咸康初大司馬王導請爲司馬遷侍中出爲廷尉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卒贈光祿勳諡曰簡有集十七卷

初到尚書郎對策

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亂何妨一郡之賢

又問姦臣賊子弒君汙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晉書孔坦傳

謝賜酒柑表

天恩例賜靈酒黃柑不勝受遇謹表以聞御覽九百六十六

奏議策除秀孝

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

年而遒一紀，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于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于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汎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玩黷乎。晉書孔坦傳：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遣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

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

與后聰書

華狄道乖南北迴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啟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跼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虎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介后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

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河西隗囂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人未足爲喻聖上寛明率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厚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嫌人之嫌而遇天啟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戒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龍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嗟何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晉書孔坦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二十

臨終與庾亮書

不謂疾苦遂至頓斃自省綿綿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于中原反紫極于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慨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晉書孔坦

傳

孔羣

羣字敬林，愉從弟，仕至御史中丞。

與親友書

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晉書孔羣傳

孔嚴

嚴字彭祖，羣兄子，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哀帝時，領尚書。廢帝時，拜吳興太守，有集十一卷。

諫鴻祀

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

修雜祀之事若舉必書可不愼歟晉書孔嚴傳

與王彪之論蔡謨謚書隆和元年

博士引禮之義以逼高尚之事穆謚寔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是參貳宰相攷行定名議存實錄不可不詳通典一百四

孔衍

衍爵里未詳

墓毀論

築禮聖人制殯葬之意蓋以死者不可服存而孝子不忍棄其親故爲棺槨葬埋推其本心固在不忍棄之中爲禮節以順孝子情耳原聖人之意蓋以無知處形骸故以幽閉長久爲安以有知爲神靈故以博廟尊嚴而顯尊嚴故可脩潛隱故不犯比之丘陵同之自然而不敢脩若遇寇發露可以補復其外而不可改內哭泣

之日、已事訖爲節、故廟災存三日哭之之文、墓毀無制哭之日、竊推夫理、恐不加異于廟災也、苟已無知處之、則雖加開發、不能爲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見聞、見聞之日、有哭泣、一日五日、或十日、過者不足褒、不及不足貶、故聖人不爲之禮、通典一百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長白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呂會

會愍帝時汝陰內史

上言任僑妻産女

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苗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嘉徵顯見生于陝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踊（搜神記作躍）謹畫圖以上（宋書五行志五又法苑珠林八十七引搜神記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胡産二女相向腹心合胸自臍已上齊已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云云時有識者哂之）

蘇峻

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仕郡主簿舉孝廉元帝鎮江左遥假安集將軍後泛海到廣陵轉鷹揚將軍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復

為淮陵內史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以破王敦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咸和初與庾亮不平舉兵反宮城陷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溫嶠陶侃等討斬之

辭大司農表

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為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晉書蘇峻傳

劉超

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之後少為縣小吏遷琅邪國記室掾從元帝渡江轉安東府舍人相府建又為舍人賜爵原鄉亭侯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出補句容令入為中書通事郎領安東上將軍明帝時封零陵伯出為義興太守拜中書侍郎成帝初遷射聲校尉代趙胤為

左衛將軍、徙右衛將軍、為蘇峻所害、贈衛尉、謚曰忠。有集二卷、

乞買外廄牛表

臣家裏應用一純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廄猥牛中有任用者、臣請以正陌三萬錢、五匹布、乞以買此牛。御覽八百二十八

表

劉超病、給四順湯。書鈔十九

書

超死罪白、如命皆令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隨宜分處、謹白。淳化閣帖三

江啟

啟建興中為主簿、太興中累遷侍中、黃門侍郎、

論墓毀服表

案據鄭玄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義、以見而服、不見不服也、司徒臨潁公前表改葬之緦、不以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毀發、依改

葬服緦麻，不得奔赴，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縞素，疏衣白幘，哭臨三月。通典一百二太興二年侍中黃門侍郎江敬表

王籍等周喪嫁娶議

夫風節不振，無以蕩獎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籍以名門，擢登賓友，不能率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恕體例宜全。又東閤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遣女，推尋舊事，永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弟喪，嫁子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于叔父，成婚之禮不輕于拜時，含犯違禮典。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崇禮謂之方外之人，況虧損創薄，崇俗棄禮，請免官禁止。通典六十劉隗上言文學王籍周喪娶妻主簿江敬

謝潛

潛，建興中，為從事中郎。

王籍等周喪嫁娶議

鄭玄曰爲女子成人逆降旁親及將出者昔陳湛曰女年過二十依鄭義不責還任徐州不爲坐免久爲波比若含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若謂鄭玄説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通典六十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周喪娶妻從事中郎謝潛議云云

丁潭

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爲郡功曹察孝廉元帝以爲丞相西閤祭酒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爲琅邪王郎中令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成帝卽位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康帝初以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贈侍中諡曰簡

上書陳時事損益

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

當。既得其人。使久于其職。在官無苟且。居下者有恆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姧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為國者猶為家也。計才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強。當審其宜。經塗遙遠。舉未獻大捷。便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晉書丁潭傳

上書求為琅邪王裒行終喪禮

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以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晉書丁潭傳

張亮

亮爲太常博士、太興初、徙尚書郎、

東海王爲新蔡王殤服議

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蓋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則宜同殤制、而無服也、通典八十二新蔡王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訴太常博士張亮議

蜡臘議

案周禮、禮記、干注、周禮云、國祭蜡則龡下闕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

案禮蜡者、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則服玄、蜡則服黃、蜡臘不同、總之非也、傳曰、臘、接也、祭則在新故交接也、俗謂臘之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歲者、古之遺語也、世說德行篇注藝文類聚五御覽三十三

臘日不宜舉哀戒嚴議

元帝太興二年、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已常降者不以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午祊、以燕皇尸、殷謂之肜、周謂之繹、今雖未施肜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衆、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廢輟、通典四十四 太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臘、為范氏從母舉哀、百官廢臘、尚書郎張亮議云

云

干寶

寶字令升、新蔡人、元帝承制、召為著作佐郎、賜爵關內侯、中興建、領國史、出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左長史、遷散騎常侍、有周易注十卷、周易宗塗四卷、周官注十二卷、春秋左氏傳義十五卷、晉紀二十三卷、搜神記三十卷、干子十八卷、集五卷、

表

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初學記二十一

駁招魂葬議

時有招魂攷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亂屍柩不反時弈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今會國周生㠯爲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證實㠯爲人死神浮歸天形沈歸地故爲宗廟㠯賓其神衣衾㠯表其形棺周于衣槨周于棺今失形于彼穿冢于此知亡者不可㠯假存而無者獨可㠯僞有哉未若㠯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㠯安之哀敬㠯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于窆寢豈唯斂屍亦㠯寍神也荅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㠯君子重于禮義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爲制有㠯順鬼神之性有㠯達生者之情然則冢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爲有魂神也若乃釘魂于棺閉神于槨居浮精于沈

魄之域、匿遊氣于雍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于迂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答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于葬、通典一百三

王昌前母服論 王昌事詳前竟陵王楙文

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毖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産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茂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于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

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恆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于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于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為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晉書禮志中

晉紀總論

史記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而乃取鄧艾于農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于伊尹、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故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泛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

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于勢利于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于荊揚劉淵王彌撓之于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

子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頭殲、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

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于家閭、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

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

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蓋有爲㠯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㠯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又加之㠯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㠯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㠯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㠯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㠯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㠯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㠯目三公㠯蕭杌之稱標上議㠯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蓋共嗤點㠯爲灰塵而相詬病

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已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

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于六宮韓午助亂于外内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于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帝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

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渲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文選藝文類聚十一又見羣書治要二十九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文選藝文類聚十三

晉紀論姜維

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于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蜀志姜維傳注

山亡論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琅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琅邪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州脆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為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立而為蝃蝀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

發而為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澤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搜神記序

雖攷先志于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于殘闕訪行事于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

承于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晉書干寶傳

司徒議

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紀綱其事體、參輔謀議、

左長史掌職、檢其法憲、明其分憲、

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勵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實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御覽二百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鑒

鑒字茂高，堂邑人，御史中丞濤子。初爲元帝瑯邪國侍郎，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不就。

竹簟賦

楚簟陳于玉房，巴箱列于椒臺。書鈔一百三十三御覽七百八

勸元帝親征杜弢疏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厤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埽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于五嶺，蠻蜀狼顧于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

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匱乏倉庫無旬月之儲三
軍有絕乏之憂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于道殘弱之
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蠻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
齊旅未集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
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
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
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
送死之寇兵以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
謂尋陽宜親率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
銳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
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勸勵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案
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俻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
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因以鎖于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

人不可擬謐謂晉擾以制敵愈于放敵而常擬也夫四徼者人之
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剖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謐謂王導可委以
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熾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
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
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
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
于邵陵晉文擐甲于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
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遑寧處
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于曩代祟替之命繫我
而已欲使鑾旗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
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
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
爲勞況急于此者乎劉玄德躬發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

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埽清淵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臨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然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鎖，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成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晉書王鑒傳

傅純

純，元帝初為太常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二卷。

雉賦

覽飛禽之可貴，偉翔雉之嘉形，應炎離之誕育，包造化之淸精，鮮光依藻，麗采紫盈，首同暉于昊天，珥玄景之條青，體等耀于方彩，敷五色之華英。藝文類聚九十。

惠懷愍別廟議

議者既欲據傳疑文，又欲安之陰室，據傳則所代爲禰，陰室非禰所處，此矛盾之說。夫陰室以安殤主，北向面陰，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位，漢明以存所常居故，崩以安神，而議謂卑于陰室，實所未喻，惠懷愍宜更別主廟。通典四十八。

居親喪遭外緦麻喪議

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輕服臨者，皆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今新死若在千里，表應服者，以官役爲限，奔臨無由，乃以重包之，夫重服

自前亡非關新死則新死無服也豈應服之親卒爲無服宜制新輕之縗已當往臨之服若新亡除旣了則反服先重自然包之前後二喪人情與服得兩濟乎或難曰服以禮爲主禮有往臨之縗而無便制之服卽便制輕縗恐非禮也答曰禮是經通之制而嘗築王姬之館于外春秋以爲得禮之變明變反合禮者亦經之所許也通典九十七

難改葬復虞

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于寢而虞之乎若虞之于寢則當復還祔于廟不得但虞而已通典一百二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案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旣虞而除之傳純難

梅陶

陶元帝初爲王敦諮議參軍後除章郡太守成帝初爲尚書拜光祿大夫有新論一卷集二十卷

鵩鳥賦序

余旣遭王敦之難遂見忌錄居于武昌其秋有野鳥入室感賈誼鵩鳥依而作焉 御覽九百二十七

與曾識書論陶侃

陶公機神明鑒佀魏武忠順勤勞佀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晉書陶侃傳尚書與親人曾識書

自敘

余居中丞會吕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吳而應之曰堂髙由于陛下皇太子所吕得崇于上由吾奉王憲于下也吾敢枉道曲媚後皇太子特見延請賜吕燕讌之禮敬之如師 書鈔三十七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六六百四十九

環濟

濟大興中爲太學博士有喪服要略一卷帝王要略十二卷

父母乖離議

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聘納事在可許仕進須俟清平通典九十八

李瑋

瑋爵里未詳

宜招魂葬論難孔衍

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于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周武尚祭于畢季子復命于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宇非爲仙靈常止此廟也猶圜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爲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是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共姬皆其證也宋玉先賢光武明王伏恭范逡並通義理公主亦招魂葬豈

皆喪卷乎通典一百三

公沙歆

歆北海人

宜招魂葬論

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緻意髣髴耳若俱歸形于地歸神于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殯宮不重伋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旗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飾生已推亡依情已處禮則近代之數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通典一百三

谷儉

儉字士風湘州桂陽人中興初荆州史甘卓舉秀才策試高第除中郎尋歸不復仕有集一卷

角賦

夫角以類推之，蓋黃帝會羣臣于太山，作淸角之音，似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齊吟，如丹虵之翹首，似雄虵之帶矢。御覽三百三十八

夫沒歸宗未嫁而亡爲服議

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出之義。令姑愍彼無嗣，令還其黨，欲令更出，則衞莊姜遣陳嬀之比也。于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屈，受姑命而歸宗，夫之餘親不應有服。通典九十九

虞子卿

子卿爵里未詳。

駁谷士風議

士風所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以殺嫡立庶歸齊，然魯陳嬀以子死君卒，于禮宜歸。此婦非姜氏義絕之倫，無陳嬀應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適，此代俗之常意，非教訓

之道也衞共伯之妻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謂之必出也通典九十九

孫霄

霄會稽人爲瑯邪國右常侍

諫爲瑯邪王煥營起陵園疏

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

所無天晴可不用過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爽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羣在都㙛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㠯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椁之閒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㠯壺甒爲差則柷財大于壺明矣椁周于棺椁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椁大則難爲堅固無益于送終而有損于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于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于丘墓蓋㠯慕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殯宮始則營草宮于山陵遷神柩于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㠯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獘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

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于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晉書琅邪悼王煥傳

沈充

充字士居吳興武康人爲王敦參軍還吳興太守從敦舉兵敗歸爲故將吳儒所殺有集二卷

鷰賦序

先大夫命潁川者殊精意于養鷰求得可鷰類于張猛虎亦多好者于時有綠眼黃喙折翼赤頭家家有焉然經潁川之好者焦叔明以太康中得大蒼鷰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

人三年而爲暴犬所害惜御覽作苦其不終故爲之賦云藝文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十九

楊泓

泓爵里未詳

拂舞序

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晧虐政思屬晉也宋書樂志一

劉瑕

瑕明帝時濮陽太守

上司徒府辨同姓爲婚

同姓庶姓有正姓有復姓有單姓鍾云出于鍾離之後胡母與胡公同本復鍾單鍾復胡單胡今年共婚不已損一字爲疏皆一字爲親不已共其本爲悔取其同者爲吝宜理在可通而得明始限

之別故婚姻不疑耳今竝時比俗年齊代等至于庶姓禮記書其別于上始祖正姓明其斷于下吕之通議則人倫無闕案大常總言博士議並欲姓變爲始祖者始此姓爲祖也此既非禮所謂始祖爲正姓之義卽便棄經從意謂議可通如今國庶之家或避國諱避仇逃罪變言易姓者便可皆言是始祖正姓爲婚之斷如此禮稱附遠厚別百代不通之義復何所施乎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吕爲開通同姓婚娶則令小人致濫案禮自有限禁之外本自禮所不責不可吕不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皆王況魏晉名儒同周室之後共婚者二門譜地皆存昌黎張仲娶范陽張棲妹諮張公而後婚今日若攷經據事足吕取正唯大府裁之通典六十後陽太守劉嘏與同姓劉嶠婚司徒下太常諸博士議非之嘏吕爲云云

與卞壼疏

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酆郇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

穆代俗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下惑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邪則輕歷聖人議者或謂巍巍蕩蕩之德可㠯掩堯舜之疵或謂代近姓異可㠯通應韓之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㠯通應韓之婚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于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㠯婚禮終之後應韓可㠯通堯舜之婚㠯正姓分絕于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于下也絕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通典六十

黃士度

士度爵里未詳

屏風頌序

太寧三年皇帝詔造殿上賚御屏風寶劍嘉茲屏風帝王之服誨爲述頌書鈔一百三十二

賜紫綬書鈔十九

暘方

方字公回，會稽人，王導辟爲司徒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出爲高涼太守，有五經鉤沈十卷，吳越春秋削繁五卷，集二卷。

箜篌賦序

羽儀采綵，采先軾鼓，箜起于造木，箜篌祖琴，琴考筑箏，作茲器于漢代，猶擬易之立經。初學記十六　案此有脫誤攄檢宋本誤同明刻本鼓作敎木作依

爲虞領軍薦張道順文

蓋聞驪龍之珠，必沈紫泉之裏；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竊見虞士吳國張道順，天挺珪璋，明達清秀，下筆掩彫龍之文，發言吐談天之藻，慕西道之陽生，希北巷之顏回，若得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必騰躍天路，出觀聖世。御覽六百三十二

孔恢

恢咸和初爲句容令，升平中爲太常博士，太和末爲祠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禮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又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九月鄭云君卒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子爲母三年經文則一而鄭有二疑太宰若從三年之制爲重則應從九月無應從緦麻之理且太宰已天子之庶出繼諸侯本無應厭降之道太宰今承諸侯别祀又不同庶姓相後有承繼大宗之義應從降一等之制從九月亦降一等應服五月出後者之子亦皆還降其本親祖父母伯叔一等又禮無蕃王出後本親與庶姓有異之制 通典八十二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乞齊縗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恢議云云

庾家爲孝庾后服議

庾家男女宜齊縗庾家諸婦雖非五屬女今見在五屬之內亦服周 通典八十一孝后崩庾家訪服制部郎孔恢云

議晉眈等事

禮無解職厭降之文今有去官從本官之品典律並愆軌訓有違案耽等並已凡才荷蒙榮飾或濯纓清波不能仰遵王度自同隸人愆義違則虧黷王猷請息兒事免耽等所覆除官通典九十

國哀廢樂議

素會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而不作耳故天子自加于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石不可陳于庭也通典一百四十七晉有后喪下太常曰朝廷遏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樂博士孔恢議

應碩

碩爲汝南太守有集一卷

祝祖文

元首肇建吉酉辰良五政敷惠四教初揚萬類資新英煩擢章谷風滌歲日和時光命于嘉賓宴茲社箱敬饗祖君休祚是將嘉肴

綺錯白茅薦芬有肉如坻有酒如江祖君既眷祗肅威容藝文類聚五

張浚

浚一作俊爲宗正卿有集五卷

白兔頌

其毛春素纖毫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粉墨蓋八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資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于近郊晉得兔于遠境藝文類聚九十五

孔訥

訥成帝時爲尚書郎

議加贈卞壼爵號

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于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開府之號以旌忠烈之勳晉書卞壼傳

重議卞壼贈謚

夫事親莫大于孝事君莫尚于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受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袁壼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已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旝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壼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晉書卞壼傳

朱暎

暎成帝時尚書郎

邵廣事議

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于此而弛晉書范堅傳通典一百六十六

徐叔中

叔中北海人爲博士弟子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

昌前問不立甲乙爲名禰于義不便令昌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丙言可爾必慮事宜順其至情非虛欺也臨終不命知死之後制不在己故也甲不中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未還之計去嘗不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己父同穴就不成嫁當爲去母附之于嫁不亦宜乎通典九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八終